

张德发→著

G843.62

Z690

张德发和隋[光页]图[360°]创意策划

我在申花 杜海题 题 遇七年

了这番话，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么！难道真要我离开与之相伴七年的申花队？

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当时大脑里一片空白，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考虑到徐根宝和郁知非是一个在俱乐部的人

后免不了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

可能就是他俩之间的“缓冲地带”，我在处理两人的关系时，

总是在徐根宝面前讲郁知非和俱乐部如何支持他、信任他；

在郁知非面前又讲徐根宝如何如何尊重他的意见，服从他的决定。

还有一次，申花队要去广州与广东宏远队打一场比赛。

就在离沪的前一天晚上，我骑摩托车回家时不慎出了车祸。

结果左手骨折，我去医院绑了石膏。

根宝很感激地对我说：“你跌伤是件坏事，但你把我们球队的晦气冲走了。”

明天这场球我们肯定能赢！”第二天的球我们又赢了。

根宝十分高兴，连称我是“福将”，还特地从比赛的奖金中抽出些钱来奖励我。

据说郝海东最头疼的就是成耀东。

并不是成耀东比他速度更快，

而是成耀东有不少小动作。

有一次郝海东被成耀东缠得实在耐不住性子，

冲着他就发起火来。

而成耀东还是带着笑容说：“如果犯规，裁判员会收拾我的。”

不该你管的事，操那么多心干吗？”

我说：“我是明星，明星就不能打架了，

的道理是——明星不是雷锋、焦裕禄。

明星是有点名气的平常人，所以平常人可以打架，明星也可以打。”

论对这个事件的总结是，

范志毅做不成圣人时，只能做回范志毅。

范志毅说：“我并不是国内最好的守门员。

我从广东转会到申花，但时隔仅两年，

又被申花以高价挂牌转会这件事，

是我这一生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于徐根宝、刘军说：“到了1996年，队里一些球员都不太服他了，我也是。

让我们一脚传球，我就故意来个三四脚，惹他发了很大火。后来他对我说，

会想念我的。果然，现在回头看看，

确是徐指导把我们带上职业化的道路的。他带我的三年是我转变最大的三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申花这七年 / 张德发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04

ISBN7-5617-3296-1

I. 我... II 张... III. ①足球运动 - 俱乐部 - 概况
- 上海市 IV. G84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131 号

我在申花这七年

著 者 张德发

编辑创意 光页 - 传播 360° (Email: guangye@sina.com)

市场策划 缪宏才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总监 李 瑾

责任校对 乔惠文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www.hdsdbook.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印 刷 者 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122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一次

印 数 1 — 16000

书 号 ISBN7-5617-3296-1/I · 271

定 价 1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目录

引子 张德发自述 / P1

第1章 都是签证惹的“祸”？ / P.3

听了这番话,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什么!难道真要我离开与之相伴七年的申花队?这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大脑里一片空白,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第2章 我为何去了申花俱乐部 / P12

第3章 与市体委脱钩 / P15

第4章 根宝当上主教练 / P18

第5章 球员离队风波 / P22

第6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 P29

第7章 领队成了‘勤杂工’ / P36

第8章 带三万元奖金出征 / P40

第9章 我所认识的郁知非 / P45

第10章 输球后郁知非总是很急 / P47

第11章 郁知非不再“感冒” / P.49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考虑到徐根宝和郁知非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今后免不了还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我可能就是他俩之间的“缓冲地带”，我在处理两人的关系时，总是在徐根宝面前讲郁知非和俱乐部如何支持他、信任他；在郁知非面前又讲徐根宝如何如何尊重他的意见，服从他的决定。

第12章 我与根宝的缘分 / P.51

第13章 徐根宝其人其事 / P.54

第14章 与根宝第一次交锋 / P.57

第15章 根宝的迷信 / P.61

还有一次，申花队要去广州与广东宏远队打一场比赛。就在离沪的前一天晚上，我骑摩托车回家时不慎出了车祸，结果左手骨折，我去医院绑了石膏。根宝很感激地对我说：“你跌伤是件坏事，但你把我们球队的晦气冲走了。明天这场球我们肯定能赢！”第二天的球我们又赢了。根宝十分高兴，连称我是“福将”，还特地从比赛的奖金中抽出些钱来奖励我。

第16章 民意测验风波 / P.64

第17章 瓦洛佳“谈”女朋友 / P.68

第18章 夺冠“尖峰时刻” / P.71

第19章 与双冠王擦肩而过 / P.78

第20章 老科夫和“打针风波” / P.83

第21章 安杰依的悲剧 / P.88

第22章 “莫拉事件” / P.93

第23章 墨里西的“软肋” / P.96

第24章 名帅输球嚎啕大哭 / P.100

第25章 顾兆年悄然离队 / P.104

第26章 副市长临阵“号脉” / P.107

第27章 难忘的延边球迷 / P.110

第28章 申花队里的“领袖人物” / P.113

据说郝海东最头疼的就是成耀东。并不是成耀东比他速度更快，而是成耀东有不少小动作。有一次郝海东被成耀东缠得实在耐不住性子，冲着他就发起火来，而成耀东还是带着笑容说：“如果犯规，裁判员会收拾我的。不关你管的事，操那么多心干吗？”

第29章 “范大将军”也是凡人 / P.117

他说：“我是明星，明星就不能打架了？我的道理是——明星不是雷锋、焦裕禄，明星是有点名气的平常人，所以平常人可以打架，明星也可以打。”舆论对这个事件的总结是：当范志毅做不成圣人时，只能做回范志毅。

第30章 帅哥有起也有伏 / P.122

第31章 执著的“乖小囡” / P.127

第32章 “国门”转会之谜 / P.130

区楚良说：“我并不是国内最好的守门员。我从广东转会到申花，但时隔仅两年，又被申花以高价挂牌转会这件事，是我这一生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第33章 平时刘军爱唱歌 / P.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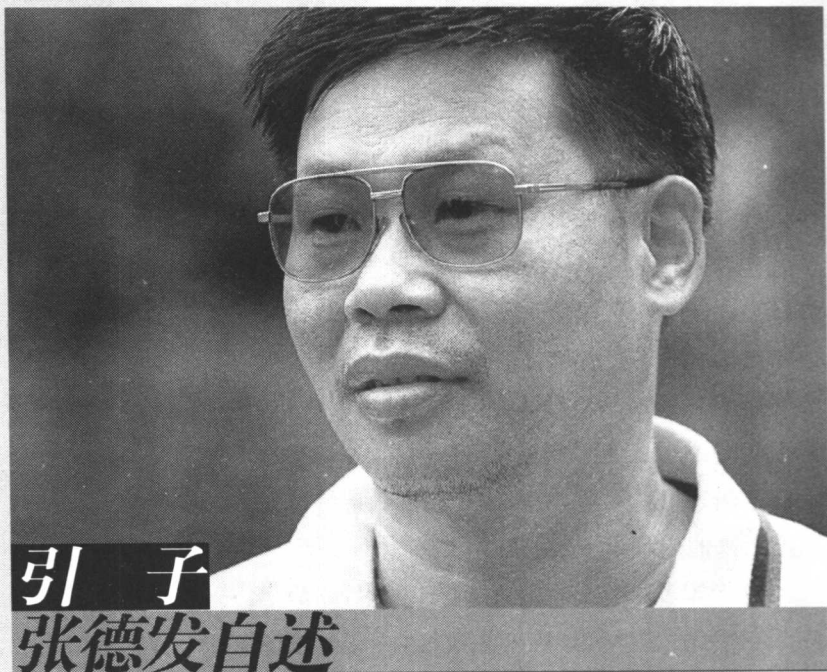
对于徐根宝，刘军说：“到了1996年，队里一些球员都不太服他了，我也是。他让我们一脚传球，我就故意来个三四脚，惹他发了很大火。后来他对我说，你会想念我的。果然，现在回头看看，的确是徐指导把我们带上职业化的道路的。他带我的三年是我转变最大的三年。”

尾 声 永留别，那些沧桑那些泪 / P.137

深层次评述：胜败之际论申花（专文一、二）...张德发 / P.139

附录：上海申花足球队史 / P.147

后记 / P.151



引子 张德发自述

张德发 男 54岁 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

1992—1993 上海足球队联络员，参与筹建申花足球俱乐部

1993—1994 申花足球队第一任领队（兼俱乐部总经理助理）

1994—2000 申花足球队随队副领队

现任上海市普陀区足球协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

又任上海中远汇丽青少年足球培训中心主任

我原先在上海市普陀区体委工作，1992年进入足球界，并参与和着手筹备上海的第一支职业化足球俱乐部队。到1994年我国首次足球职业联赛开始，其间我是创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批见证足球职业化的实践者之一。

之后，我先是担任了俱乐部首届总经理助理和领队，后来又担任

申花队的随队副领队职务，直至2000年底因身心疲惫而退出申花俱乐部，回到区体育局担任足协负责人。

我在申花俱乐部的七年多里，主要是贯彻俱乐部董事会的要求，负责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俱乐部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后来协助外籍教练管理球队，并主抓球队的外事工作、球队装备，以及打前站、后勤行政等工作。因此，与俱乐部历届教练（包括5任外籍主教练）、外籍球员、国内球员一起摸爬滚打，尝遍酸甜苦辣，彼此间都非常熟悉，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我经历的球队主教练先后有：“性格教练”徐根宝，外籍教练——波兰的安杰依、保加利亚的斯托依科夫、巴西的墨里西，大牌教练——巴西人拉扎罗尼、南斯拉夫的彼德诺维奇，相互间都配合得很好，以至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这七年多，申花潮起潮落，捧过甲A冠军奖杯，遭遇过1比9惨痛，还有那些媒体和球迷未知或知之不详的曲曲直直、是是非非、恩怨怨，都历历刻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尽述。我的讲述就从2000年1月开始……

老彼得神色里透出了斯拉夫民族的秉性



第1章 都是签证惹的“祸”？

2000年1月的上海，寒风凛冽，而申花队的上上下下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

在刚刚过去的1999年里，申花队虽然请来了巴西著名的国际级教练拉罗尼，本希望在他的率领下能取得优秀的战绩，然而天不遂人愿，甲A联赛结束时，上海申花队只取得了第五名，不但与原定的目标相距甚远，而且还是建队历史上最差的战绩，被大家统称为“三大皆空”（联赛、足协杯、超霸杯）。

球队不满意，球迷不满意，就连市里的领导也不满意。新的一年来临了，“申花到底向何处去？”这不仅是申花人关心的事，也是热爱申花的球迷们关心的事，更是市里领导们关注的事。记得1993年申花俱乐部成立之时，就曾得到上海市有关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副市长（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等领导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对申花都寄予了莫大的期望，提出了“创一流城

市，建一流球队”的战略思想。可如今这般成绩却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

作为已经担任了七年申花队副领队的我，更是朝思夜想，下一步俱乐部该如何发展？

2000年初，在体委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申花俱乐部进行了改制——将申花足球俱乐部与申花电器集团彻底脱钩，成立股份合作制的申花足球俱乐部。同时，还调整充实了球队领队和教练班子，并且从南斯拉夫高薪聘请了主教练彼德诺维奇，俱乐部也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

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申花队在经历了过去一年的低谷以后，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年中更大的挑战。

对队内的这股新气象，早已将自己与俱乐部和球队视为一体的我，更是信心百倍，干劲十足，准备捋起袖子大干一番。此时，正是一年一度的甲A、甲B春训工作开始，作为负责为球队打前站的副领

想不到贾秀全（右）成了我与申花的“断线人”



队，照惯例我又要提前赶赴云南昆明的海埂基地。

2000年1月6日，上海的天空一片阴沉。

我仍像往年一样背着背包，从上海出发飞向春城。

坐在宽敞的机舱里，我却无心闭目养神，而是静静地反复回想着1999年申花的队内情况，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一张张疲惫而又无奈的脸。唉，真是时运不济啊！我不禁暗自感叹。搞足球的，谁不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年年争冠军呢？然而职业足球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在一切只能向前看了”，我告诫自己回到现实中来，好好想想自己的工作，为申花的再度辉煌加把劲。

不知不觉，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

昆明虽然是春城，但走出机舱，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还带着几丝寒意，人也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提着行李我就直奔海埂基地。

几年前，海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但随着足球职业联赛开战以来的春训，使海埂从此名扬海内外。

海埂在昆明的西山，背靠滇池，风景秀丽。几年来，海埂的训练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往这里的住宿、用餐、休息条件很简陋，春训结束时球员们的意见都很大。如今经过几年的发展，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一幢漂亮的综合楼已经屹立在基地的中心，各种设施也修葺一新。

一进基地，我就直奔春训办公室，办理各种手续。按照规定，球员房间的安排是按上一年该球队的名次排列的。按原来的打算，我本来想将申花安排在4号楼。但由于申花的名次比较靠后，只能分住两处。经过交涉，最后的结果是4号楼一部分，3号楼一部分。按照出发前俱乐部的指示，对外籍教练尽量要安排得好一点的要求，我把新任主帅彼德诺维奇安排在条件、设施更好一点的综合楼内，当时住在这幢楼里的还有重庆队的韩国教练李章洙。为了球队训练时洗衣方便，我又去仓库将洗衣机搬出来安置好。待这一切收拾停当后，我就回房休息，准备第二天去机场接大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餐我就赶到机场去接球队。到机场不久，

大部队乘坐的飞机正点到达。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带着笑容的面孔，我的心里也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激动起来。随球队一同到达的还有新任领队贾秀全，其实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当时彼此各为其主罢了。我俩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我就去找新任主教练彼德诺维奇（我们后来都亲切地简称他为“彼德”）。彼德后来虽说有时候在球场上的脾气很火爆，但他平时却很温和，待人和蔼，那天他也很客气地向我问了声好。

到了基地我先把队员安置好，然后我就陪着彼德去他住的综合楼2号房间。综合楼确实很气派，一进大门，彼德显得也很高兴，笑着对我点点头表示满意。

虽然昆明按地理位置看属于亚热带，但是海拔有2000米左右，因此一二月份早晚的气温之低，也并不亚于处在北纬30度的上海。而当时综合楼的空调还没装好，彼德受不了寒冷，于是就向我提出给他买一台加热器，来为房间加温。虽然海埂那两年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不尽如人意，基地里仅仅只有一家小卖部。要买加热器这样的大件商品，还是得到几十里外的昆明市区去。

加热器买回来安到房间里后，经过一番调试，总算起了作用，房间里的温度一下高了许多，彼德也比较满意，就邀请我到他房间里坐坐。我通过翻译向他介绍了我的工作职责和范围，彼德听了就对我说，希望能帮每个队员都买一只海绵垫子，用来搞体能训练用。

1月8日，春训正式开始。一大早队伍集合在大楼前面，彼德见我到达后，就把我叫过去，对我说他的助手、体能教练还需要一只秒表。于是我根据他的要求到基地小卖部买了一只“飞亚达”秒表。此时，另一位国内的体能教练崔宝根也提出要买一只秒表，我听了就说“是否要请示一下贾秀全，我再去买。”事后才知道，贾秀全已经让崔宝根自己去市区买了一只秒表，并对他说：“张德发不管，以后就不要他管了。”因为过几天队伍就要在海埂开始春训了，我一直在为球队的事忙个不停，也顾不上想那件事。

谁知1月10日深夜11点左右，我呆在屋里正和同屋的高荣发聊



兴高采烈的马赛罗（上）

是否也忘了妻子的签证过期了？

天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上海方面打来的，打电话的是俱乐部的副总经理瞿郁明。

在电话里，瞿郁明先问了我一下这边训练的情况，然后他在电话里说：“现在俱乐部有件事，你要回上海处理一下。”我问是什么事，他说“主要是外援马赛罗老婆签证的事，请你到市外管处证明一下。”我接着问他：“我带来的东西要带回来吗？”瞿郁明说：“一切不要带，你只要跟贾秀全讲一声，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讲。”

第二天早上，我吃早饭的时候正好与贾秀全同一张桌子，贾秀全旁边还坐着他带来的马医生。早饭快吃完时，我对贾秀全讲：“贾指导，俱乐部要我回去一下。”贾说：“我知道了。”旁边的马医生接过话茬对我说：“你借贾指导的钱还清了吗？”他指的是队里的备用金。我回答说：“现在我没有带钱。”贾秀全在旁边也不做声。

早餐后我就回宿舍整理行李，然后跟同住一起的技术顾问高荣发吩咐说：“我要回上海一趟，这里请你帮忙照顾一下。”然后我就直奔机场，中午便离开了昆明。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尽申花队副领队的职责，最后一次带队上海埂基地。

就是坐在返程的飞机上，我还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回俱乐部？因为按常理，诸如马赛罗妻子的签证问题，最多让我讲明一下情况就行了，怎么也犯不着亲自回去一趟啊。心里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会出现了其他什么变故？我在心里暗自揣测，始终得不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是又转念一想，现在俱乐部正设法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想使申花队走出低谷，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变数吧。一路上我思虑重重，各种想法交替出现。

到上海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天上仍然下着小雨，又湿又冷。我立即乘车来到虹口足球场的申花俱乐部。刚走到俱乐部门口，刚好碰到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郁知非见了我并没多说什么，只是说“瞿郁明在里面等你。”在办公室里瞿郁明对我说：“现在马赛罗妻子签证的事，外管处要罚我们5000块钱，这件事你要到外管处去处理一下。”

我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要不然单单



马赛罗在球场上倒真不含糊

为了这 5000 来块钱就让我回来一趟，这也太不值得了吧。”

瞿郁明听了思索了片刻，突然对我说：“俱乐部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昨天晚上贾秀全给郁总打了个电话，他不希望你再留队了，所以俱乐部决定你暂时离队。”

听了这番话，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什么！难道真要我离开与之相伴七年的申花队？这一切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我当时大脑里一片空白，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瞿郁明顿了顿，双眸透过近视镜片盯着我接着说下去：“现在俱乐部安排你两个去向，一个是以俱乐部官员的身份继续你现在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去球迷总会。”

“如果两个地方都不去呢？”我问道。瞿郁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跟我说“我倒有个想法，我们俱乐部在南汇县办了一所足球学校。白县长跟你很熟，多次向我们表示，希望你能过去。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跟郁总去说这件事。”

由于我事前一点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一时也无法确定，就对瞿郁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并提出要跟郁知非亲自谈一下。瞿郁明说“要谈你就打电话给他。我刚才说的都是跟他商量过的。”我想，这时候打电话给郁总好像不太合适：“电话你去打，我不打。”瞿郁明拨了个电话给郁知非，转头对我说：“郁总现在没有空，现在无法谈。”

我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觉得心情已渐渐平静下来。临别时瞿郁明对我说：“让你离队，主要是考虑到球队的影响，我们希望你不要对外张扬。你搞了这么多年足球，有些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只好让你受点委屈了。”说罢，他再次提出，希望我能协助处理把马赛罗妻子的签证问题办妥。

就这样，我当了一回真正的“替罪羊”，最终让我离开了虹口足球场里的申花俱乐部。

俱乐部的这个借口其实很低级。1999年赛季结束前，外援马赛罗的妻子到上海探亲。马赛罗妻子来上海及办签证的事，是俱乐部其他人操办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副总经理瞿郁明要我替他解决延长签